

毒品把人推入深渊，她奋力要把深渊里的人拉上来。

她心系那些需要她帮助的人，长年奔波在海口基层，热心帮扶困境中人；

她每天倒8班公交通勤，随时带着充满电的两部手机，全天开机，生怕漏掉一个帮扶对象的求助；

在这场阳光与阴霾的较量中，她迎难而上，用爱心、决心、耐心、恒心，为戒毒（康复）人员铺就“回归路”，永远把繁忙留给自己，把温暖和希望带给别人；

她就是51岁的“妈妈训教团”志愿者符良玲，海口市美兰区海甸街道办事处综治办副主任、禁毒办副主任。她曾荣获“中国网事·感动2017”年度十大人物，也是海南省唯一入选人物。多年来，她一直坚持“以情感化，用心帮扶，让浪子回头”。在她的努力下，辖区戒毒帮教对象列管率达100%，她也赢得了辖区内无数居民的尊重。

『玲姐，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？』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

符良玲。

始终带着微笑的“康复天使”

5月9日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映椰城，符良玲在晨曦中醒来。多年来，她一直是晚睡早起，5点多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手机在微信群里逐个@帮扶对象，向他们道声早安。简单吃过早饭，她倒4班公交从西海岸来到海甸岛，到达美兰区海甸街道办事处时，刚好7点多。

今天会来多少帮扶对象呢？符良玲一边心中核算着，一边烧水泡茶，过滤掉茶渣，把热茶水分装到不同的茶杯中放凉，然后开始在办公桌前整理材料，静候帮扶者到来。

“玲姐，你帮我填下经济适用房的申请表吧。”“玲姐，你看看我怎样才能落户？”“玲姐，你帮我找个工作吧。”……不到9点半，符良玲那间小小的办公室已经挤满了人，她一刻都不得停歇，却从容淡定，先给来访者端上茶水，全程面带微笑，一一解决他们的诉求。

人们常说“禁毒是世上第一难”。因为帮教一个吸毒对象成功脱毒需要3年时间，期间要经过13次尿检合格，这需要吸毒对象和帮教人员坚忍不拔的毅力支撑。符良玲是如何做到辖区戒毒帮教对象列管率达100%？

“挽救吸毒人员没有诀窍，只有爱心、决心、耐心、恒心。”符良玲告诉记者，吸毒人员强制戒毒回来后，会跟社会有个短暂的脱节，这个时期尤为关键。“因为很多不法分子就趁这个关口跟他们联系，先给他们‘吃糖’，取得信任后，继而诱惑他们重走老路。”

符良玲要做的就是跟这些不法分子抢时间、争民心，让戒毒人员明白党和政府一直在关心着他们，从来没有放弃他们。

“他们都会向善、都会变好的”

“她说我去看她不过是为了完成我的工作，她不想看见我，宁愿再回强制戒毒所也不愿意看见我们。”很多帮扶对象一开始并不理解符良玲的好意，有些甚至很抵触，阿娟（化名）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她20岁出头，因交友不慎在酒吧染上了毒瘾，后被强制戒毒，被送回家后一直对外界有很强的抵触心理。

“阿娟父母很早就离婚了，父亲已再婚，母亲为了她一直没结婚，守着她过日子，她吸毒后，母亲终日以泪洗面。阿娟表面看着嘻嘻哈哈，但心里很苦，无处倾诉，因为她被辜负太多次了，不肯轻易相信别人。”符良玲一次次用实际行动证明她的好意，多次上门回访，同阿娟的亲友沟通，在她的不懈努力下，阿娟终于接受了她的帮扶。

“那天就在街道办办公室，她抱着我哭了两个多小时，一直哭到中午1点多，她没吃饭，我也没吃饭，我就这样安抚着她，听她哭诉。最后，她抬起头问我，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？”符良玲眼含着泪花回忆道。

“这些孩子心都不坏，很多都是迷茫中被人诱惑了，试图通过吸毒的快感与幻觉逃避现实中的不如意，他们只要接触了正能量的人与事，知道社会没有放弃他们，他们都是会向善、会变好的。”符良玲告诉记者，阿娟现在阳光健康，像一朵向日葵花。

“我的帮扶对象中创业成功的也很多，有的甚至成了著名企业家，事业做得很好呢，前不久还有媒体给他录专题纪录片，说他很励志，是戒毒人士的典范，很是正能量。”说起那些戒毒后成功回归社会的帮扶对象，符良玲言语间非常自豪。

“看到他们幸福，我便无憾”

5月8日，记者电话联系符良玲时，她正在通话中，本来想过会再联系她，不曾想符良玲秒回了电话，但是一听是记者采访，她来不及多说就挂断了。“我不敢错过一个帮扶对象的电话，所以也不敢错过陌生号码，说不定是帮扶对象借别人手机打的。”符良玲坦言，她这个习惯被不少人责备，说她狂妄、没礼貌。

“我宁愿得罪一个人，也不能错过帮扶对象的电话，因为他们不是走投无路，不会轻易给我打电话。”符良玲细数了帮扶对象可能给她打电话的几种可能，比如，他们被怀疑复吸、家庭不和吵架、生活迷茫不知所措等等。“一旦错过他们的电话，可能就是错过了一次救人的机会，这个电话不仅关系一个人，还有他背后的一大家。”

“The one who saves one life saves the world entire (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全世界)。”这是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里的一句名言。符良玲也有一句常挂嘴边的话——挽救一人就是救了一个家。因为她长期接电话，除了两部手机一直充着电，办公室电话也是常常响个不停，符良玲走哪都带着水杯，但即便如此也于事无补，声带受损严重，医生警告她再多说话可能就会失声。“但我能丢下这个摊子不管吗？”符良玲柔柔的话语中透着坚定。

她如今退休了，每月领3700多元退休金，除去1000多元的通勤费用，每月可补贴家用的工资寥寥无几。家人理解你吗？问完这个问题，记者看到符良玲收起她标志性暖暖的笑容，眼睛中有抑制不住的悲伤。“我很感谢我的爱人，谢谢他的理解，很多时候，我都是靠在他的鼓励一路走过来。”

“我丈夫是一线基层民警，儿子也是基层公务员，我们一家三口都很忙，一个月也难得聚在一起吃饭。”符良玲说，“我的帮扶对象也很理解我，他们没事都不会找我，只会来我办公室远远看我一眼就走，说是给玲姐留点时间。”

“玲姐，已经12点半了，赶紧去食堂吃饭吧。”采访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，符良玲的同事来提醒她吃饭，记者才得知，符良玲长期饮食不规律、不吃午餐，已经因胃出血就医过。“我真的来不及吃午饭了，下午还要开会，手头资料还没整理完，你们先吃吧。”

看到她废寝忘食坚守工作岗位，记者起身告别，临走前问她：“你要干到什么时候才真正退休？”

“只要帮扶对象需要我，我会一直做下去，能看到他们幸福，我便无憾。”符良玲说，人生匆匆几十年，活多久没关系，关键是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。■

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

符良玲（中间沙发左一）的“帮扶爱心客厅”。